

埋伏

方方——著



方方◆中篇小说系列

风景

祖父在父亲心中

埋伏

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

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

万箭穿心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埋伏



方方——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埋伏/方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(方方中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0263-1

I. ①埋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3452 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5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1.375 插页 1
印 数 1—10000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63-1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无处遁逃	001
随意表白	054
行为艺术	108
埋伏	176
何处是我家园	222

无处遁逃

—

李立夏气喘吁吁赶到严航家时，严航正好不在。安晓月说严航到复印中心去了。安晓月是严航的老婆，李立夏在大学时便认识她。李立夏总对严航说你找个文艺界人士做老婆，凭空多出多少危险。严航不以为然。安晓月是他的邻居，两人自小青梅竹马，感情深厚。严航说只要你爱上一个人，你就晓得有些人明知对方是个坏蛋也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这个道理。李立夏便笑严航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到了如此年代居然执迷不悟。李立夏是很讲实际的。李立夏一毕业就同他所在的理工学院副院长的女儿结了婚，尽管那女孩瘦得像根木棍。

安晓月一直瞧不起李立夏。觉得李立夏十足的市民家庭造就了李立夏满身的俗气。举止行态、说话方式都令人百看皆不顺眼，但安晓月却又不能不佩服他的本事。李立夏灵活善交，李立夏吃苦耐劳，李立夏才思敏捷。同严航相比，李立夏论文写得多，钱赚得多，学院关系处得好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。更要紧的是李立夏还评上了副教授，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居室。如此对照，严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背景，无处不在的书卷气息以及只做学问不涉交际的派头，显得多么苍白和渺小。

安晓月有过这样的比较后，方对李立夏客气了很多。安晓

月不仅告诉了李立夏复印中心地址所在,且诚恳而温和地对李立夏说希望他能多教着严航一点,免得严航落得太后。李立夏闻言此言吓了一跳。李立夏虽在老婆面前神气活现,在外社交也趾高气扬,独独在安晓月和严航这儿却总是无端地生出些自卑。严航和安晓月皆是大学教授之儿女,说话行动,一派大家风度,正气凛然,从不与人嬉皮笑脸打情骂俏,更无挑拨是非窥探他人隐私以及贪小便宜之恶气,做人做事永远认认真真,他想学他们那做派还学不过来,又如何教得了严航?李立夏想,安晓月说这话可是在嘲讽我?再不就是如人所说的世道确实变了,知识分子趋于市民化?

李立夏在复印中心找到严航。严航正在核对收款员开出的复印费。所需费用是七元八角五分,严航在他的钱包中择出几张顶旧的票子,刚刚付出,又发现尚有一张更旧的,便又从收款员那儿索回一张换上。严航从容不迫一丝不苟,一点不在乎收款员满脸不耐烦的气色,李立夏只觉好笑。李立夏问他可是自费,严航说他复印从来都是掏血汗钱。李立夏说你们学校也太抠门了。严航说节约闹革命嘛,省下一点,款待上级领导的便宴就会丰富一点。李立夏说索性把发票给我,我拿到我的科研经费里给你报销,反正数目不大。严航说大可不必。我不想揩你的油,也不想你请你的领导吃饭时少一个菜。李立夏无奈一笑。

两人步出复印中心。正是秋阳高照的日子,树叶黄灿灿的随风而落。一脚踏地,总能听到咔咔响的声音。桂花的香味也跟着风荡过来飘过去。李立夏说他想写一本书,有关高层建筑抗震性方面的。但因为书稿催得急,想请严航完成上机计算部分,书名署两人的,李立夏为第一作者,严航为第二作者。严航一听来了兴趣,问出版社方面可已联系好了。李立夏说这都没问题,一切由我办理,你只要在元旦前完成计算就行了。李立夏

掏出一叠资料交给严航。严航未接,犹豫地望着他。李立夏讶然地说,这种好事你未必还推掉不成?严航说我本欲参加元月份的“托福”考试的,现在时间很紧。李立夏说你不觉得现在再出国已经太晚了吗?以我的观点,赶在潮流之头和之中的人才能捞到不少好处,而现在已是出国潮的尾声了,走在潮流之后的人必无好结果。严航说我并不想赶什么潮流,也不想捞好处,我只想去攻博,了无牵挂地做学问,不想参加这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,也不想老让人指点着你干这个行,干那个不行,更不想守一生清贫,过如此这般苦寒日子。李立夏淡淡一笑说,你还说不想捞好处,这些难道都不是?

严航到底还是接下了写书的事。因为万一出不了国,他还得在这儿过,而在这儿过就得加入评职称分房子诸类有关生计问题的各种活动。有自己的著作在手,全然能使自己在教研室的分量加重一层。严航一辈子都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。比方他往那儿一站,整个房子的重心都朝他那儿倾斜,就像尼克松说戴高乐那样。

二

安晓月终于在一天晚上告诉了严航她在豪华歌舞厅唱歌的事。严航吃惊地一骨碌从床上翻坐起,一连问了三声:你说什么?你说什么?你说什么?

安晓月说这事是从夏天开始的,安晓月先前总是说她收了几个学生,每晚到学生家去教琴。安晓月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,正经八百从中央音乐学院分回来的。安晓月说她教几个学生弹琴乃是好赚几个外快。严航既决定考“托福”出国,断不了要花几千块钱,单靠他俩的工资,是挤榨不出这笔费用的。严航知道,社

会上欲叫儿女成名成家不惜血本买钢琴请老师的人多如牛毛,用自己的本事去赚他们一点也是情理之中。家中经济毕竟拮据,纵然万般不情愿老婆夜晚出门,为了日子,也只好默许。孰料安晓月所为竟不在他的设想之中。安晓月说一开始就没打算教琴。教琴太累小孩儿又难伺候。夏天一帮学生聚会时邀了他们的老师安晓月,聚会在一家合资的歌舞厅。安晓月是第一次进入这环境,其舒适雅致华丽都让她大大吃了一惊。这同她早先想象中的空气污浊、装潢俗气以及男女舞客放荡轻佻之情状完全不一样,她发现她上了某些宣传的当。学生们唱起了卡拉 OK。歌子大多为港台的,低回婉转,几泣几诉,缠绵万端,整个聚会的氛围和情调都令安晓月心潮难平。于是在学生的推搡下,她也持话筒唱了一曲。安晓月在“文革”中做过学校宣传队的独唱演员,嗓音原本不错,用心唱上一曲《金瓶似的小山》,竟获得满场鼓掌。她的一个学生说,安老师你唱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出来唱唱?安晓月当时是回绝了这提议的。但学生又说,你是放不下架子吧。不过以我们现在的观念,一个人只要他穷,他除了吃口饭,有件廉价的衣服穿穿其他一无所有,他就根本没架子。他靠什么来架住自己呢?安晓月低头看看自己身上这件自剪自制的布裙子,与她的学生轻柔飘逸的丝绸裙相比,的确黯淡。学生又说以安老师的水平和人格,安老师应该是活得最好的人。但安老师你却很清贫,因为固守清贫而眼睁睁看着一些平庸之辈呼风唤雨挥金如土,又感到世道不公,感到了不公平之处却又无处诉说,说了也没人听你,便只好缄口。缄口的结果是觉得窒息觉得压抑。如果这样,何不豁出去放开喉咙唱个痛快?让歌声帮助宣泄,使身心健康,更何况可以大大地改善生活条件。安晓月在那天才发现她过去一点也不了解她的学生,也是在那天才发现她居然也一点不了解自己。安晓月当时什么也没说,只一曲又一曲地唱歌。隔了三日,

她终于找到学生,托他为之寻一歌舞厅。一星期后,安晓月便成了豪华歌舞厅隆重向舞客们推出的高雅之星,艺名乃“潜然”,取潜然泪下之意。安晓月每夜的报酬由二十元陆续升到五十元,四天的唱歌便顶了她在学院一个月的报酬,这轻轻松松的收获更使安晓月乐此不疲。

严航原本怒火胸中烧的。严航打算让安晓月交代完毕后便大发一通雷霆,而后禁止安晓月晚上出门。然而待安晓月说到她每日所得报酬时,严航烧得万丈高的怒火渐渐地转换为一种极端的惊讶。他心里极为熟练地算起了账:一天五十元,十天五百元,一个月三十天,五百乘上三乃一千五百元。这笔对于严航来说相当可观的钱数堵住了严航的喉咙。严航好半天才支吾出一句,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?

安晓月说因为我知道你要考“托福”,你要交报名费,你还要给美国的学校寄报名费,我想要你拿一千五百块钱去换两百美元。我若不告诉你实情就说不出这一大笔钱从何而来。

严航无语地躺下。他的确需要这笔钱。但他又十二分地不愿意安晓月去歌舞厅唱歌。那是他的耻辱,就好像他让自己高雅的弹钢琴的妻子沦落到烟花之地做歌女一样。安晓月说别做这么副悲壮样子。那边的人都是兼职唱歌的,进进出出自在得很,比你们学院的教授讲师神气。现在的局势你明白不?一提唱歌的,人人都羡慕,一提教书的,个个都同情。该是由我来为你做这副悲壮才是。严航说你最好把你刚才说的话都吞回去。但他说完这话的同时,却把安晓月的手紧紧地握了一握。

三

李立夏要来取稿,且说午饭便在严航处吃了。严航忙不迭

地收拾屋子,清理房间。自从安晓月挑明她在歌舞厅唱歌,每月挣一千五百元之后,便晚睡晚起。起来后不是匆匆赶去学院教钢琴课,便是自己伏在琴上反复弹奏。家务劳动不知不觉地全部转移到了严航那儿。严航牢骚了几次,都叫安晓月严词驳回了。安晓月说我日夜工作,挣双份工资,不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家,支持你的事业,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,从我这儿分担一些劳累去呢?严航理智地想想觉得安晓月说得没错,但从感情上却怎么也扭不过弯来。安晓月因钱而无形中将自己抬高了,对他严航却采取了俯视。而他严航钱挣得少,并不是等于没本事,乃是这个社会并没按照本事大小来付酬。他没有理由非得在安晓月面前气短三分。他既是男人就得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。由此一想,严航也懒得做家务,任其凌乱不整,无人做饭菜便吃食堂。安晓月忍得他也就忍得。如此这般抗衡,两人遂形成僵局。安晓月说我这次就不让步,难道男人就不能做家务?

然而李立夏却要登门。李立夏是严航的客人,又是严航这本书的合作者,是因为有了李立夏才有了他这次出书的机会。严航不好怠慢李立夏,只得向安晓月举了白旗。他花了一小时将家里四处清理打扫了个干净。安晓月扔得一床的乳罩三角裤以及衬裙腹带之类,也只能由他动手一一叠挂进柜。严航想我堂堂大学讲师竟得干如此之事,真乃三生不幸。安晓月斯时仍端坐在琴前,叮叮咚咚弹得个高山流水,甚至连头都没回一下。严航恨不得一脚踹过去。但李立夏却即将来临,安定团结顾全大局当放在首位。

严航对安晓月说立夏来了你让他坐会儿,我到食堂门口买点卤牛肉。安晓月在一个低音键上敲了一下,算是答应。

学院食堂为了方便教职员工,或许也是为了自家赚钱,每天在食堂门口摆开摊子卖些熟菜。买者虽然都是自己同院的人,

但卖家克扣斤两却半点也不含糊。每遇此类事,严航定是要咬紧牙关同他们奋争到底。这回两斤牛肉严航又专门到一个水果摊上复了秤,居然少给了一两半。严航怒冲冲折回食堂的熟食摊。还没来得及开口,持秤者便说又是你又是你!只有你总是扯皮。严航说你斤两不够。持秤人说,多巧,为什么一到你头上就少了?怎么别人的都不少呢?严航冷冷地说别人愿意被你们克扣我不愿意。持秤人说,莫说得这么雅,不就是为几个小钱?真是舍得花时间!喏,补给你,起码多了半两,你总知足了吧?严航说,你把多的半两拿走。告诉你,我不想多要你的,但也绝不能让你多占了,该多少就是多少,我要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持秤人“嗨”了一声,反唇相讥道,你还以为世上蛮多道理可讲哩。而今讲的就是钱。你想用少少的钱买多多的东西,我想用少少的东西卖多多的钱。成交了就是道理。严航说让你这人去搞对外贸易倒不错,这样中国就发财了。严航说完拿了牛肉扬长而去,边走边暗自骂了一句:真他妈混账!

李立夏还没到,安晓月倒是挂上了围裙卷着衣袖,在水池边剖鱼。安晓月说怎么去这么久?严航说他们短我的秤。安晓月说,你又跟人家吵得天翻地覆是不是?你总是这样,为了几毛钱,一点面子都不顾。原先没钱争吵一下还可以理解,现在我一个月拿回一千多,你又何必还做那么个穷酸相叫人家食堂的人瞧我们不起?严航紧紧地盯着安晓月。待她说完,严航仿佛想了几秒钟,将手中的牛肉狠狠朝水池砸去,并怒吼一声:“你放屁!”安晓月尖叫着跳到一边。

偏这时李立夏进门了。严航终于没弄出个安定团结的氛围来接待李立夏。倒是李立夏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,立即上前揽了严航的肩头,笑着对安晓月说这老兄居然也会发火,我还真是头回见识。然后拍拍严航说我来时见你们学院门口一家叫

“笑口常开”的餐馆挺不错，说是正宗川菜，很对我胃口，我们去那儿坐坐，我请客。

安晓月直到李立夏和严航走得没影了，也没明白严航为什么突然会发那么大的火。

四

严航考“托福”的时间日渐逼近。严航已顾不得安晓月同他之间的冷战了。往日两人争执，多是严航赔不是，而这回严航毫不理睬冷若冰霜成日气鼓鼓的安晓月，严航想考完了再说。

严航交报名费那天，顺道去看了看李立夏。李立夏已分得三房一厅，屋里装饰得很气派。大彩电大冰箱录像机录音机很是齐备。墙上贴了壁纸，地上铺了地板，连窗帘也一律金丝绒的，一直垂到地面。严航不明白，李立夏也不过如他一样的大学教师，何故可以豪华如此，全然像个暴发户。

李立夏仿佛看出严航心思，笑道，这屋里的所有东西，都是老婆挣来的。我在这个家，用她们那拨人的话说，属于吃“软饭”的。严航问，什么软饭？李立夏说就是靠老婆呀。严航说，你老婆不是在中学教外语吗？李立夏说早跳槽了，跟着她堂兄在办公司哩，是个合资的，坐在那里玩一天就抵了咱们四五天的劳动。严航苦笑一下道，你我同命相怜，我也在吃软饭。安晓月在外面唱歌，挣的钱以绝对优势压倒我。李立夏说：噢？

严航问了一下出书进展，李立夏说买书号花了六千元。另外七七八八加起来还得花上三千多，有两个人联合起来赞助了一万。但有个条件，就是书上署上他们的名字。严航怔了一下，问：怎么个署法？李立夏说，你放心，往咱俩后面排呗。没法子，没有这种赞助，书就出不来，为了书，只好忍这一口气了。严航

想想也是。

李立夏送严航下楼时，信口问及考“托福”一事。严航说，刚刚交了报名费。李立夏说，对了，我必须提醒你一下，你得设法打点一下考试中心的人。严航说，有必要吗？李立夏说，太有必要了。首先他能给你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座位，比方死角一点的，巡查时不易发现你的动作，其次收卷时他可以晚一点收你的。考“托福”哪怕多出三分钟也是极有用的。李立夏的话令严航连连点头。回家一路，严航都在想这件事。如此低三下四去求人，的确很窝囊，但换个角度，低一回头乃是为了将来长久地抬头，又何尝不可呢？勾践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遂而称霸。他严航亦须能屈能伸才是。

严航欲径直去商场，可他一摸兜里，发现没钱。经济大权一向由安晓月掌握，打点人家需得买礼物，这不是三五块钱所能解决的。因此，首先得过安晓月这一关方可领出资金。严航想，看来非得豁出点时间来同安晓月讲和了。

安晓月中午从学校回来时，严航已将饭菜做好。其中有安晓月最喜欢吃的红烧鱼。安晓月惊异了一下没表示什么。安晓月已连吃了一星期食堂，原先心里头的一点点小赌气已让这一星期的饭菜酝酿成了熊熊烈火。安晓月想你严航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难道还让我来巴结你？当初严航同安晓月结婚时两人有过君子协定：如若吵了架，矛盾不过夜，由严航先找安晓月讲和。严航因为一心要跟安晓月结婚，生怕安晓月在她的同行中另外相中一个，故满口表示他一定能够做到。然而这回，只为一丁点儿小事，也就是安晓月说严航不必跟卖肉的计较这么点鸡毛蒜皮不如的事，严航居然一直同她冷战，几天来居然没有一点求和之意。及至现在，她安晓月已经忍无可忍了。严航却弄出一桌菜来献媚于她。安晓月心里冷冷地想，你不觉得太晚了么？

严航为安晓月盛了饭，看着安晓月大模大样坐下去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动筷子夹鱼。严航热情霎时减退几分，一边心道你他妈也太那个点了，一边又极力劝慰自己冷静冷静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她归根结底也是老婆。严航说，味道怎么样？安晓月没吱声。严航说，上次是我粗暴，我不对，这桌饭菜算是我给你道歉的，行么？安晓月说，我无所谓，道歉和不道歉又有什么区别？又有什么意义？严航说道歉是为了讲和。一个家庭应该有个好的家庭氛围。安晓月说，前几天怎么没想到氛围问题？今天才醒悟？严航说前几天忙。安晓月说，那我告诉你，这几天我忙！严航语塞了，他只好默默吃饭，不时地看安晓月脸色以寻机会说话。

严航收拾罢桌子洗了碗，进卧室时，安晓月已脱了外衣拉开了毛毯午睡了。严航凑了上去，吻着安晓月的面颊轻言细语道，算了好不好？这样冷战多没意思。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，给我一个台阶下。安晓月流下了眼泪。安晓月说我还以为你不理睬我会过得更快活哩。严航说，哪里呀，我心里急得要死呢。马上又要考试，立夏说最好打点一下考试中心的人。我腰无分文，不找你简直寸步难行。安晓月说，这么说你是为了要钱才同我讲和的？严航说当然不全是。安晓月说，你讲老实话，如果不要钱，你是不是今天仍不理我？严航老实答道是。不过，我一考完“托福”就会找你讲和的。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的。安晓月一头扑到枕头上，大声哭了起来，边哭边说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严航说我是想考“托福”时间太紧，讲和得花很多时间。所以……所以……安晓月驳道，现在讨钱就不怕花时间的了？你把我当成了你的什么？银行？还是蓄钱罐？严航说别讲得这么难听。我要钱买点礼物送人，无非是想分数考高点。分数高了好拿资助，我到美国去攻博，半年后你去探亲，也可以再深造深造，

不很好么？我们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。目标也应该一致，何必造成这种分裂局面？安晓月说，你严航不是一向吹嘘自己有本事吗？怎么不靠本事吃饭而落到打通关节这步？严航说有备无患。再说你不是叫李立夏教着我一点吗？这就是他教的。

安晓月不再理严航，自顾自地哭泣。严航来回地在屋里踱步子。他在心里掐算时间。从上午到眼下已浪费了三个小时。三小时他差不多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。严航踱了几十个来回，终于耐不住了，再次俯下身，推推安晓月说，晓月，你得支持我才是。为我们能早日双双赴美着想，别使小性子了。安晓月冷冷地说各人靠各人的本事打天下，你又何必求我？你堂堂大男人一个，百事都放不下架子，又何必为点钱放下架子呢？更何况我在这里生活得挺自在，我也不见得想去美国。不要把你想去美国说成也是我的利益。严航一怒而跃起，大声道，安晓月，你也不要逼人太甚。有了几个钱何必那么嚣张！我既搬给你梯子请你下来，你何苦推梯伤人。安晓月说我只是觉得你搬梯子的动机令我恶心。严航说，那你就恶心好了！

严航说罢，摔门而出。他没有工夫继续同安晓月斗嘴，他还有许多的事情得做。

严航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蹬到远在郊外的地质大学。他的父母双亲居住在这里。他们都是大学教授。虽已退休，两个工资合起来过日子也还绰绰有余。只是严航知道他的父亲钱捏得很紧。发了工资即去书店，买回一些书堆在两个房间里收拾都收拾不过来，却依然如故。家里的陈设简直比一般苦寒之家不如。唯有彩电一台显得有点现代气息。严航曾为他们如此刻苦自己的生活同他们争辩过多次。每次争的结果都是被父亲吹胡子瞪眼臭骂一顿。久之严航也学聪明了，听任他们如此这般，每次回家便与父亲讨论学问，由着父亲兴致勃勃地翻翻这本书考证点

什么又翻翻那本书研究点什么。听罢细细品味，严航倒也觉得颇有教益。

严航敲开家门，父母午休尚未起床。家里的小阿姨接待了他。小阿姨平素就睡在客厅里。三室一厅的房子，两间住了书，另一间乃严航父母卧室。客厅便成了杂货厅一般。放了沙发和小阿姨的窄床，外加一张油漆已磨得差不多了的饭桌。墙角还堆了些破纸盒和乱七八糟的鞋。严航读大学时，甚至从来不好意思将同学带到家里来。

严航到书房寻张椅子靠下，随意地翻起一本书。书是父亲翻阅过的。紧要处被红笔画了圈：

陈眉公醒世三十六语

一生都是命安排，求甚么？命里有时终须有，钻甚么？前途止有这些路，急甚么？不礼爹娘礼世尊，谄甚么？弟兄姊妹皆同气，争甚么？荣华富贵眼前花，恋甚么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愁甚么？奴仆也是爹娘生，凌甚么？当权若不行方便，逞甚么？公门里面好修行，凶甚么？刀笔杀人终自杀，唆甚么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欺甚么？文章自古无凭据，夸甚么？他家富贵生前定，妒甚么？前生作孽今受苦，怨甚么？补破遮寒暖即休，摆甚么？才过咽喉成何物，馋甚么？死后一文带不去，慳甚么？前人田地后人收，占甚么？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巧甚么？虚言折尽平生福，谎甚么？赢了官司输了钱，讼甚么？是非到底自分明，辩甚么？人世难逢开口笑，恼甚么？暗里催君骨髓枯，淫甚么？十个下场九个输，赌甚么？治家勤俭胜求人，奢甚么？人争闲气一场空，恨甚么？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气甚么？冤冤相报几时休，仇甚么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，狠甚么？世事真如一局棋，算甚么？谁人保得

常无事，消甚么？穴在人心不在山，谋甚么？欺人是祸饶人福，卜甚么？

严航读罢其父所圈文字，不觉好笑。笑完信手从笔筒抽出一支铅笔，写下眉批：“既如此，明知人生终将死，活甚么？”

正写时，严航听得隔壁父母起床的声音，匆匆写完，搁下书，走了过去。

严航说他想借一百块钱。严航的父亲原本见严航回家满心高兴，恨不能立即走进书房，拿他这几日所读的书讲述一番。他已好长时间没有听众了。岂料严航此番来不是倾听教诲，而是来借钞票，不由火头往外冒。说你父母皆为耄耋之人，你怎好意思来开口要钱。严航说我不是要，只是借借，很快就还。而后便说起自己的状况以及同安晓月闹了矛盾的事。严航的父亲说，我就知道你才疏志大，好高骛远，自己本职的工作都干得不过如此，还想入非非要去美国。你以为美国就好活？仰头摘银，低头拾金？严航说你借就借，不借就不借，何必见人就是一顿教训。我也是大学讲师了，不是什么糊里糊涂的小毛孩子。严航的父亲叫严航顶得一时还不了嘴，半天才“哼”了一声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钻甚么？严航原本也想回一句，死后一文带不去，慳甚么？但没说出口，毕竟他只是儿子。

严航的父亲示意严航的母亲拿了一百块钱，言之凿凿地向严航交代，一个月内必须还来。严航拿了钱返身就走。他母亲叫道在家吃了晚饭再回吧。严航说，不了，我事情还挺多的。他走到客厅还听父亲叨咕了一句，一生都是命安排，求甚么？严航暗自发笑，真老糊涂了。想起过去，他父亲从来都是教导他不要听信命运摆布，要永远奋斗。整个人类社会就是靠不息的奋斗，靠不屈服命运才得以进步得以强大的。而现在，他严航开始奋斗，开始不听信命运摆布了，他的老父亲却屈服了，要自己和儿